

guide



导读尼采《悲剧的诞生》

道格拉斯·伯纳姆 (Douglas Burnham)
马丁·杰辛豪森 (Martin Jesinghausen)

著

丁岩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导读

尼采《悲剧的诞生》

*Nietzsche's 'The Birth of Tragedy':
A Reader's Guide*

道格拉斯·伯纳姆 (Douglas Burnham) 著
马丁·杰辛豪森 (Martin Jesinghausen)
丁 岩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导读尼采《悲剧的诞生》/(英)道格拉斯·伯纳姆
(Douglas Burnham),(英)马丁·杰辛豪森
(Martin Jesinghausen)著;丁岩译.一重庆:重庆
大学出版社,2016.7
(思想家和思想导读丛书)
书名原文:Nietzsches the Birth of Tragedy
ISBN 978-7-5624-9862-9

I .①导… II .①道…②马…③丁… III .①美学理
论—德国—近代 IV .①B83-0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5924 号

导读尼采《悲剧的诞生》

DIAODU NICAI BEIJUJEDANSHENG

道格拉斯·伯纳姆 马丁·杰辛豪森 著
丁 岩 译

策划编辑:邹 荣 林佳木 雷少波
责任编辑:邹 荣 版式设计:邹 荣
责任校对:关德强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易树平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正前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90mm×1168mm 1/32 印张:7 字数:169 千 插页:32 开 2 页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24-9862-9 定价:35.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guude

目 录

导 言 /1

1 背景 /5

尼采对《悲剧的诞生》一书的看法 /5

《悲剧的诞生》之起源与方向:几个关系 /6

2 主题概述 /13

《悲剧的诞生》作为不合时宜的沉思:危险关系 /13

《悲剧的诞生》的意图、形式和结构 /14

3 文本阅读 /19

《自我批评的尝试》 /19

前言:艺术、瓦格纳和战争 /32

第1节 日神和酒神:艺术动力及“生命观”;正视新的
美学科学。注:尼采与达尔文 /35

第2节 前苏格拉底时代活跃在希腊的艺术动力;三
种象征;亚洲和希腊文化中酒神的精神起源 /55

- 第3节 “谱系学”之起源：希腊“特性”中日神的心理生成。注：尼采，德国的希腊主义与荷尔德林 /61
- 第4节 动力之间关系的必要性：他们“互相强化”；动力的“伦理”；希腊文化的五个阶段；“阿提卡悲剧”简介 /69
- 第5节 “第三类”象征的历史体现：阿尔齐洛科斯，“悲剧之父”；抒情诗中两个动力的融合 /73
- 第6节 民歌；语言和音乐的融合 /76
- 第7节 合唱团是悲剧的历史核心；尼采对黑格尔的批评 /80
- 第8节 合唱团是悲剧最早的细胞；现代诗歌和语言理论。注：尼采的语言哲学 /85
- 第9节 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悲剧的双重意义 /93
- 第10节 作为濒死的阵痛，神话在悲剧中重生：神话时代的终结与逻辑时代的开始 /99
- 第11节 欧里庇得斯作为评论家而不是诗人 /101
- 第12节 对艺术动力的误解和压制 /104
- 第13节 苏格拉底——历史文化的轴心 /106
- 第14节 悲剧之死；现代艺术的诞生 /111
- 第15节 科学是有缺陷的艺术形式；苏格拉底在现代性门前 /117
- 第16节 现代乐剧美学。注：尼采，音乐和风格 /122
- 第17节 神话之死即悲剧之死 /130
- 第18节 苏格拉底的现代危机。注：论教化 /134
- 第19节 天真和敏感；早期歌剧——不匹配的元素 /142
- 第20节 德国教育；革命顿悟 /148

第 21 节 现代歌剧——作为美学范式的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151
第 22 节 审美听众 /160
第 23 节 未被扰乱的德国精神之统一 /163
第 24 节 对世界是激进的美学现象的验证——不协和音理论 /167
第 25 节 论不协和人 /172
4 接受与影响 /175
当代对《悲剧的诞生》的接受 /175
《悲剧的诞生》的“来世”：几个例子 /176
进阶阅读书目 /185
索 引 /201

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概括或取代《悲剧的诞生》¹一书，而是帮助读者深入阅读原著。我们希望读者将原著与本书同步阅读。读者可以一边阅读尼采如迷宫一样的论证，一边参考本书的评论。本书对原著所有的章节，及其中大部分的段落都有评论。在不同章节之间，我们尽量采用交叉引用的方式，以便读者阅读。我们不仅对尼采的论证以及文本风格进行解析，同时也提供背景信息。

1 我们用作“基准”的译本是：*The Birth of Tragedy*, trans. and ed. Raymond Geuss and Ronald Spei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这个译本还包括其他几个尼采早期的作品，非常有帮助。参考的标准德语文本是：*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ed. Giorgio Colli and Mazzino Montinari,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8. 第一卷。(1999年由dtv再次印发)。导读可以参考：James I. Porter, *The Invention of Dionysus. An Essay on the Birth of Traged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以及 James I. Porter's essay ‘Nietzsche and Tragedy’, in Rebecca W. Bushnell (ed.), *A Companion to Tragedy*, Oxford: Blackwell, 2005。其他专业研究包括：M.S. Silk and J. P. Stern, *Nietzsche on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Chapters 4-6 of Keith Ansell-Pearson (ed.), *A Companion to Nietzsche*, Oxford: Blackwell, 2006; and David B. Allison, *Reading the New Nietzsch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 Also: Dale Wilkerson, *Nietzsche and the Greeks*, London: Continuum, 2006. 另见进阶阅读书目。

我们不希望本书抹杀原文,理解原文最好的方式就是阅读原文,体验原文的魅力。

重复和变化是尼采作品最明显的两大文体特征,我们会尽量帮助读者拨开迷雾,揭示尼采的真实意图。尼采文本的另一个特征是大量使用隐喻,尼采通过使用隐喻来进行学术批判,甚至有点反学术的意图。尼采的学术批判主要是针对既有学术领域(比如,文献学[尼采的老本行])长期以来形成的毫无生气的、僵硬的概念性语言。尼采的第二个批判对象是现代哲学中的概念性语言。尼采认为,如果隐喻是人类交流中最接近外部“事物本质”(true nature of things; 叔本华语,尼采多次引用,参见第16节)的语言形式,那么所谓概念只不过是干涸的隐喻。概念经久使用,已经失去了它们原本的直观意义:概念已经忘记了它们曾经也是隐喻;它们与最初表达的意义再无任何关联。在反对“学习”这种死板语言的

- 2 同时,尼采倡议创建一种更具洞察力的、更根本的、更具活力的,甚至偶尔带有诗意的语言——简言之,更富有生命力的语言(参见第8节,注:尼采的语言哲学),本书在内容和形式上也以此为目标。认真对待尼采在语言上的实验(本书的做法),使类似本书的导读书陷入一个方法论的困境。若要帮助当代读者深入理解《悲剧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逆转尼采的哲学风格,则需概念化《悲剧的诞生》中的隐喻语言并对此进行解释。因此,导读本身就与尼采决心改革哲学风格的目的背道而驰,也有违尼采倡导的修正概念性写作的哲学标准。莎拉·考夫曼(Sarah Kofmann)在她的著作《尼采与隐喻》(*Nietzsche and Metaphor*)中提到了(并解决了,我们认为)这个方法论的难题。她提出,以尼采的语言风格来评论尼采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且这样做有害无益。考夫曼说,“我们需要以概念性语言写作,但必须牢记,在这种语言中,概念的价值并不高于隐喻,且概念本身即是浓缩的隐喻”,这种方式更接近尼采

的风格；考夫曼也指出，更有意义的做法是“写作的同时进行谱系学解读，而不是以隐喻的方式写作；贬低概念的同时提倡隐喻，这才是标准做法”¹。所以，我们将采取这样的做法：用传统学术写作的方式解释尼采的意图，同时也会指出这种学术写作方式的不足之处。

如果要问，读者（包括一般读者以及对尼采有特殊兴趣的读者）在阅读尼采发表的第一本著作时，能够得到什么益处，最简短的答案将是：这是一本非常吸引人的书，它简明扼要地将 19 世纪思想的方方面面呈现在读者面前。此书不仅为尼采其他的作品做了铺垫，也为 19 世纪后发生的文化及思想运动奠定了基础。因此，在第 1 章和第 2 章，我们将论述对尼采影响最大的几个事件，其他的影响会在本书主体章节（第 3 章）陆续提到。在第 4 章，我们会介绍《悲剧的诞生》一书发表后的反响，被读者接受的情况，以及它的长远影响。3

作者注

本书大部分的准备和调研工作都是在德国及瑞士的尼采文献图书馆进行的。因此，我们特别感谢埃德曼·冯·维拉莫维茨-莫伦道夫（Erdman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²先生带领我们浏览几个图书馆的馆藏，包括位于魏玛的阿玛丽亚公爵夫人图书馆（Herzogin Anna-Amalia Bibliothek）、古典基金会（the Klassik Stiftung）、尼采学院（Nietzsche Kolleg）、尼采之家（Nietzsche Haus）以及瑞士的上恩加丁（Upper Engadine）锡尔斯玛利亚（Sils Maria）

1 Sarah Kofmann, *Nietzsche and Metaphor*, London: Athlone Press, 1993, pp.2-3.

2 此处疑似原文有误。索引中作者写的是“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莫伦道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译者注

的尼采之家基金会(Stiftung Nietzsche Haus),我们尤其要感谢尼采在瑞士的遗产监护人彼得·安德烈·布洛赫(Peter André Bloch)教授和彼得·维尔沃克(Peter Villwock)博士。感谢来自巴塞尔的阿尔弗雷德·海尼曼(Alfred Heinimann)博士和凯瑟琳·恩格斯(Kathrin Engels)女士,以及来自苏黎世的于尔格·阿曼(Jürg Amann)博士,他们使“瑞士的尼采”这一画面更加清晰。感谢斯塔福德郡大学研究基金(Research Fund of Staffordshire University),他们慷慨资助了这次文献调研。还要感谢不列颠现象学学会,在其2009年年度会议上,我们首次发表了这本书的一些观点。最后,我们要感谢同事和家人的耐心支持和指导。

背景

尼采对《悲剧的诞生》一书的看法

尼采本人就是该书最严苛的批评者之一。《悲剧的诞生》出版十年后，尼采发表了《自我批评的尝试》(An Attempt at Self-Criticism,以下简称《尝试》)一文，文中他质问自己是否成功地创造了与新的形而上学风格相匹配的新的哲学写作形式。反观自己十年前的作品，尼采认为他的第一本书带来的问题远远超出了它所解答的问题。他认为书中还有大量瑕疵：冗长乏味，在反道德和反基督倾向的态度上过于腼腆，而且介绍叔本华和瓦格纳的篇幅也太长。本书会详细探讨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很明显尼采在某种意义上非常珍惜《悲剧的诞生》一书，因为此书是他哲学思想的雏形——即使提问的方式有待商榷，至少里面所提出的问题是对的——而且它还是尼采写作风格的奠基石。这种风格不断累积，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达到顶峰。尼采认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他的作品中(诗歌除外)最成功也最具艺术水平的

一部。

尼采后来对早期作品的严苛评价证明他的思想及立场已经成熟。然而,我们需要记住两点。第一,尼采的自我批评是策略性的:他有意无视自己哲学思想的持续性,目的是防止早期那几个令他羞愧的想法玷污了他后期的哲学思想。第二,尼采自认为做得不好的领域也许在将来会变成学者们¹的研究对象。导言及整部书都会围绕这两点展开论证。

5 《悲剧的诞生》之起源与方向:几个关系

尽管《悲剧的诞生》充满了尼采年轻大胆的创新思想,但它并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尼采吸收了大量的文化知识,一些是尼采作为活跃的知识分子通过参加学术活动潜移默化而得来的,一些是通过有意识地采纳具有吸引力的哲学理论得来的(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这里对这些哲学理论不一一评论),第三类影响,也是尼采在书中明确承认的,来自比如康德,叔本华和瓦格纳,还有魏玛古典主义作家,尤其是席勒和歌德。

第一类影响主要来自德国浪漫主义,尤其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1772—1829),在第7节和第8节也有提及他的兄弟奥古

1 因此,艺术形而上学的元素,作为批评理论中以与美学和解有关的解放概念而存在。见,David R. Ellison, *Ethics and Aesthetics in Modernist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第四章。另参见 Richard Wolin, Walter Benjamin. *An Aesthetic of Redemp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Adorno's *Aesthetic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84, Herbert Marcuse 的理论, *Eros and Civilisation*, Boston, MA: Beacon, 1955(尤其是第七章:美学维度),这里包括魏玛古典主义对美学革命的立场,《悲剧的诞生》对此有强调。另见, Thomas Jovanovski, *Aesthetic Transformations. Taking Nietzsche at his Word*,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08.

斯特·威廉(August Wilhelm, 1767—1845)¹。(英国浪漫主义的影响也很明显:前言部分特别提到雪莱[1792—1822]重新创作的埃斯库罗斯的失传之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 1820]续集。第一版扉页上的插图²是一幅蚀刻画,描绘的是从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普罗米修斯,这是尼采特别要求的。因此,尼采在《尝试》一文中谴责了自己早期犯下的浪漫主义罪行。)德国先验唯心主义(German Transcendental Idealism)也对尼采产生了潜移默化式的影响。尼采很可能读过费希特(1762—1814)的作品,费希特是其寄宿学校³最杰出的校友。尼采不知道谢林(1775—1854)的可能性也不大,但书中没有提及这两位。尼采的批判历史观显示他在某个阶段跟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有过交情,他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是瑙姆堡附近的精英学校——舒尔普福塔(Schulpforta)文科中学的

1 参见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and Jean-Luc Nancy, *The Literary Absolute*, trans. Philip Barnard and Cheryl Lester,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

2 参见, Friedrich Nietzsche, *Handschriften, Erstausgaben und Widmungsexemplare. Die Sammlung Rosenthal-Levy im Nietzsche-Haus in Sils Maria*, ed. Julia Rosenthal, Peter André Bloch, David Marc Hoffmann, Basel: Schwabe, 2009. 第一版扉页摹本。

3 虽然从尼采的文本及他个人的参考书阅览室的馆藏中无法做出确切的结论(魏玛的阿玛丽亚公爵夫人图书馆,收藏着尼采图书馆的其余馆藏,大概有1 100卷)。Thomas H. Brobjer, ‘Nietzsche as German Philosopher’, in Nicholas Martin (ed.), *Nietzsche and the German Tradition*, Bern: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03, pp. 40–82, 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尼采从来没有读过莱布尼茨、伍尔夫、费希特和谢林,而且尼采是否读过黑格尔的一手资料也不确定。布罗贝尔(Brobjer)甚至认为,尼采根本不能被称为德国哲学家。然而,《悲剧的诞生》中某些段落确实看起来好像尼采试图通过费希特间接引用黑格尔;尼采通过非同一性达到认同模型,与两个动力的互动一起应用,这有点费希特的意思。有太多例子证明尼采没有标明引用的出处,所以,对于任一特殊的影响,如果尼采没有给出来源,我们也不该对它太过重视。Michael Allen Gillespie, *Nihilism Before Nietzsch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从第246页开始,探讨了“尼采对思辨唯心主义的亏欠”,并且强调,在意志形而上学领域,尼采的立场与费希特尤为相似。“《悲剧的诞生》将酒神描绘成一个绝对主体,这明显是受了费希特的影响”p.248。

另一名杰出校友。

另外一个对尼采有重要影响(除了书中引述的叔本华、瓦格纳和席勒),但书中没有提及的人,是弗里德里希·克罗策(Friedrich Creuzer,1771—1858)。他在1812年创作了《古代民族的象征与神话》(*Symbolik und Mythologie der alten Völker, besonders der Griechen [Symbolism and Mythology of Ancient Peoples, Particularly the Greeks]*)。《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核心的象征主义理论显然是受了克罗策的影响。

- 例如,与尼采相似(参见第2节),克罗策对象征进行了分类,并区分了神秘象征(mystic symbolization)和形象象征(plastic symbolization)¹。同样还有尼采在巴塞尔的同事,约翰·雅各布·巴霍芬(1815—1887)。尼采非常崇拜他,也经常和他交往。但是《悲剧的诞生》中却没怎么提到巴霍芬(同样也没有提到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尼采尊敬的同事和“朋友”,尼采尊他为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历史的专家)。巴霍芬的贡献主要来自于他1861年²的论文《母权:古代世界中母权社会的宗教及司法特征研究》(*Mother Right,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igious and Juridical Character of Matriarchy in the Ancient World*),这篇论文奠定了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基础。尼采对史前历史很感兴趣,他对性别研究中的人类学方面的重视,是受

¹ 参见 in Walter Benjamin,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John Osborne, London: Verso, 2009.

² 参见五卷新译本 Johann Jacob Bachofen(1861), *Mutterrecht(Mother Right) : A Study of the Religious and Juridical Aspects of Gynocracy in the Ancient World*,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2009.

了巴霍芬的影响。¹ 巴霍芬开创了近乎独立的研究早期文化的瑞士方法,这一方法通过《悲剧的诞生》一书得以广泛传播。C.G.荣格 (C.G.Jung)在其“集体无意识”理论(脱离弗洛伊德式恋母情节的精神分析法)中对此有所论述。

尼采书中没有提及的,但确实对他有过影响的第二类人物很容易辨认,因为有很多确凿的线索。比如,普罗米修斯是埃斯库罗斯悲剧中和歌德的《狂飙突进》系列诗歌中的悲剧英雄(这两处可参见第9节),也是雪莱的戏剧(参见前言)中出现过的人物。另外,尼采承认普罗米修斯是个高尚的罪犯,他认为悲剧英雄都戴着酒神面罩。因此,《悲剧的诞生》与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宗旨及其文学诉求有着深层的联系。狂飙突进运动是一批愤怒的年轻人组织的开创性的文学及哲学运动(歌德、席勒和赫尔德早期的作品即是该运动的成果),普罗米修斯象征该运动的美学反叛及政治反叛。正是这些愤怒的年轻人创建了1770年之后的现代德国文学和文化。在《悲剧的诞生》中,狂飙突进运动的影响显而易见。《悲剧的诞生》风格激进,在关键时刻采取直接对话的修辞方式,段落中充满欢腾夸张以及顿悟般的兴奋之情,这些都是狂飙突进运动的写作特征。还有其他没有引述的重要资料,例如,尼采对希腊人的观点与荷尔德林(1770—1843)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荷尔德林是拥有哲学使命的颂神诗人(dithyrambic poet),他在颂神诗界占有核心地位(参见第3节,注:尼采,德国的希腊主义与荷尔德林)。还有一个重要的

7

1 这个关联首先是由阿尔弗雷德·博伊姆勒(Alfred Bäumler,此人后来因宣扬纳粹而臭名昭著)考查出来的,参见 Alfred Bäumler, *Bachofen und Nietzsche*, Zürich: Verlag der Neuen Schweizer Rundschau, 1929. 还有近期的 Frances Nesbitt Oppel, *Nietzsche on Gender, Beyond Man and Woman*,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5。第二章和第三章描写了尼采与巴霍芬的联系:‘The “Secret Source”: Ancient Greek Woman in Nietzsche’s Early Notebooks’, and ‘The Birth of Tragedy and the Feminine’, pp.36-88. 尤其是第48和第49页。

影响来自于尼采最喜欢的作家,美国先验主义者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1882)¹。这里还需要提到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1777—1811),我们认为,他是对尼采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克莱斯特的历史哲学(把他在1810年²写的小论文《论木偶戏》[The Puppet Theatre]称为历史哲学可能有点言过其实)是尼采反复借鉴的观点,其中之一便是“我们必须再次汲取知识之树的养分才能回到无知的状态”(we have to eat again of the Tree of Knowledge to fall back into the state of innocence,p.416)。克莱斯特也撰写了德国最具震撼力的几部悲剧,首推《彭忒西利亚》(Penthesilea,1808)。以上诸位作家为尼采提供了非音乐形式的现代素材,基于这些素材,尼采发展了他自己的悲剧理论,他认为悲剧是两股力量互相竞争的行为。黑格尔(1770—1831)也属于这类隐藏的文献来源,虽然文本中提到他的时候用词并不是特别友好。《悲剧的诞生》对黑格尔的怨念更多一些,他的逻辑及历史目的论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可以从《悲剧的诞生》中看到尼采想摆脱黑格尔影响时所做的努力和挣扎。最后,还要提一下尼采最喜欢的诗人(除了上面提到的荷尔德林),海因里希·海涅(1797—1856),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尼采文本中的讽刺以及描写梦境的部分。海涅1827年出版了第一部合集《歌集》(Buch de Lieder),里面描写了梦境与现实世界的冲突:梦境欢欣、富有诗意,而后浪漫主义的现实世界则无比单调乏味。《悲剧的诞生》里面大部分关于梦境的描写以及梦的调解作用都是借鉴了海涅的做法。

对于这些间接的影响我们就先介绍到这,书评的正文部分会

¹ 尼采拥有爱默生论文集的前两个系列,德文翻译版,1858年出版:Ralph Waldo Emerson, *Versuche (Essays)*, Hannover: Carl Meyer, 1858。这本书仍在魏玛尼采个人图书馆中(书架号C701,参见p.7,脚注3)。这是尼采最珍爱的书之一。

² 参见Walter Benjamin,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John Osborne, London: Verso, 2009.